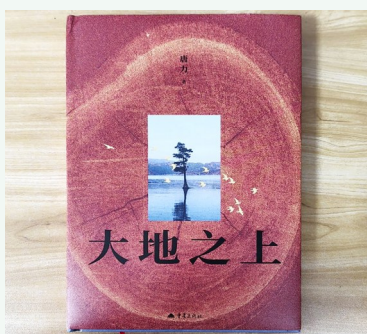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足籍诗人唐力：

“故乡是我们唯一靠近本源的地方”

人物
档案

唐力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，获得过第四届重庆文学奖、首届何其芳诗歌奖、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、储吉旺文学奖、《十月》年度诗歌奖等文学奖项。



唐力最新诗集《大地之上》。

最近，大足籍著名诗人唐力回了一趟家乡，不仅参加了大足区政协举办的“书香大足 情系故土”读书分享会，并接受了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的专访。随他“回乡”的还有他的最新诗集《大地之上》。他观察草木、山川以及劳作的人们等大地上的万事万物，把丰沛的感情、丰富的想象、丰饶的表达手法注入笔端，构建

了《大地之上》这个意象万千的诗歌世界。这个世界当然包括大足——既是唐力的出生地，也是这本诗集的其中一处孕育之地。

作为唐力近年来创作诗歌的精选集，《大地之上》既是阶段性创作成果，也汇集了他现实书写、自然观照、文化溯源等多

个维度的深度探索。该诗集分为“缓慢的爱”“落日与鸟鸣”“布老虎之歌”“大地的手掌”“词语的还乡”“祖国奏鸣曲”六辑，其中《大地之上》《祖国奏鸣曲》入选第七届中国诗歌节闭幕式朗诵作品，长诗《布老虎之歌》被《当代·诗歌》“头题”隆重推出。《大地之上》以极具张力的语言处理个体生命经验、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复杂关系，意象新颖、情感深沉，兼具文学性、艺术性与思想性，展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自觉和沉郁磅礴的诗学气象。

唐力说，大地是根本，孕育我们；故乡是永恒的精神之地，回到家乡就将疲惫忘却。写诗是一个发现诗意的过程，大地上的万事万物皆有诗意，无论是意象丰富的露珠、彩虹，还是多种样式的龙水菜刀、万古摩托车，一切大地上的东西都可以写入诗中。

对于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大足石刻，唐力进行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，他看到了意境远阔、内涵丰富的“石刻之光”，也有这个主题的组诗写作计划。



区政协举办“书香大足 情系故土”读书分享会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：作家都有一个文学世界里的故乡，例如莫言的高密老家，就常常在他的创作中展现。对你而言，大足这个城市对于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？

唐力：实际上，我的这本书《大地之上》就是一次回归之旅。我在诗中有一个表达叫“词语的还乡”，就是词语回到汉语家园，回到古老的家园。像我们的写作，它也是一个回归之旅、回乡之旅。

故乡是作家永恒的创作主题，在回乡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内心必然充满艰辛，有着心灵的疲惫和伤。我曾经写过：哎，风尘如戟，长满我的全身；艰辛如史，写满我的骨骼。但是回到了故乡，那么一切都是好的了，真诚、活力、灵性就一一回归了。所以说我说作家回到家乡，就如同一个孩子回到了温暖的母亲怀抱。因

此，故乡是我们永恒的生存之地、精神之地。故乡是我们唯一靠近本源的地方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：故乡对作家如此重要，你有没有构思过，要以大足为主题元素或者故事发生地，专门为大足创作一个系列的作品？

唐力：以前有这样一个计划，准备创作一个组诗《石刻之光》。“石刻之光”，我觉得能够概括我对大足石刻文化的一个理解。

“石刻之光”，它就是一种文化之光、艺术之光，是善与美之光。你看大足石刻，它体现了善；石刻的这个线条、人物又体现了美；同时也是力与真之光，它体现出力量，体现出真实，对真理追求的光。“石刻之光”也是我们的精神之光，照亮了我们的灵魂。这种光是恒久的光，就像恒星一样，

照亮过去的我们，也照亮现在的我们，还将照亮未来的我们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：我们都知道那些事物，比如说农田、露珠、彩虹，这些都是从古以来常见的写入诗歌的物像。但是现在我们是新的工业化时代，比如说我们龙水镇的五金、万古镇的摩托车那些，你觉得这些东西能不能写进诗歌，就是说会不会也有诗意可以发掘？

唐力：应该也有诗意吧。诗歌它能够从万事万物中去发现诗意，就像你说的五金这些工业器物，它们也是来自大地的。

所以说，我们书写它们，也是在书写大地，也是在书写我们的立身之本。就像我写的这本《大地之上》所想要说明的，土地是我们的根本，它涵养我们、壮大我们；它是我们的来处，也是我们的

归途。我们写作就是要立身于大地，这样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，以及创作动力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：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想学习写诗歌，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因为现在诗歌也不是高考作文的文体。

唐力：对于想学诗歌的年轻人来说，我想分享的建议就是，还是要读诗歌，多阅读，多去体会我们身边的这些诗意的东西。

就像我说的，我们看一看炉子，看一看残霞，看一滴露珠，看一条河流的流动，这些都能够使我们获得深沉的诗意，从而使我们在生活中，能够感受到一份美好。哲学家说，诗是真正使我们安居的东西。只要我们进入诗歌，就有可能使我们变得更加美好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 邓小强